

行水金鑑

行水金鑑

行水金鑑

卷第百五十九

兩河總說

漕河南盡瓜儀北通燕冀其間自昌平州神山泉等
水由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
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水入海者白水也
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
縣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以會
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寧天井閘上會泗沂洸三水
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會流而來出天井
閘與汶水合南流至南陽出夏鎮每年俱於三月開
彭壩入泲河出直口入黃以濟重運入泲至九月閉

彭壩由呂公堂濟回空由徐州大浮橋入黃南下者
泗洗沂并山東泉水也自直河口至清口者黃河水
也自清口通淮南至儀真瓜洲者淮河諸水也 國
家歲漕四百萬粟以實京師餉各邊勢必由河以濟
是治河即所以治漕但兌運之先後漕輓之遲速而
聞壩之啓閉水勢之蓄洩恒必因之是漕治而河亦

治

南河全考

國家漕輓之政凡三四變云洪武間定鼎金陵則漕
於江餽餉遼卒則因元舊漕於海自永樂北都海運
由直沽達京師者未改其自河運者則由江入淮由
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縣由陽武陸運至衛輝府入

衛河抵北京及會通河開則始漕於裏河而海運罷
矣裏河者即今南盡爪儀北通幽冀者是也其間自
昌平神山泉等水由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
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河
入海者白水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
衛水也自汶上縣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
秋至臨清以會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南天井閘會
泗沂洸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合流
而來出天井閘與汶水合南流至今新河出茶城以
會河淮者泗洸小沂河水也自茶城秦溝南流歷徐
呂二洪至邳州會大沂河至清河縣入淮者沁水黃

河水也自清江浦通淮南至儀真瓜洲者高郵寶應諸湖之水也過此則大江矣然臨清而北衛水盛自徐而南黃流盛唯自臨清南歷張秋南旺濟寧以至茶城數百里之渠全賴汶泗沂沭諸泉以爲用夏秋漲則懼潦冬春微則病涸漕河襟喉獨此稱最要矣然聞河雖至要猶可以人力爲也徐州以南運河會黃河而利害大矣工部尚書朱公衡以黃河侵啗沛縣切近運河乃徙運河而東五十里以上接於濟而下通於徐其意主於遠黃河也可不謂知耶然愚以爲當以黃河遠運河不當以運河遠黃河以運河遠黃河則凡黃河之所能至者皆當遠而避之此不東

走海南走山耳故以起膠萊之議而有泐口之役也
矧所避者止沛縣數十里耳而徐邳四百里之河患
固在也以黃河遠運河則上流歸德蘭陽趙皮寨口
原係河流入渦淮故道去其淤積排決之耳無有泐
口之斬山焚石也順其去路利導之耳無有膠萊之
穿渠亂海也計不出此而亟亟於壘堤以障河吾恐
盡徐淮之土亦無益於河且所築之堤基廣二丈崇
七尺勢不加矣徐沛每至伏秋之時白浪如山拔地
數仞則丈堤尺土實以激其怒而濟其暴也夫河性
至湍悍必有以瀦之則緩其性而不爲暴有以分之
則殺其勢而不爲暴古今治河無出此二者漢人有

言河南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下流受傷今日之治河正犯此戒弘治間懼黃河之北犯張秋也故強北岸而障河使南嘉靖間以黃河之南徙歸宿也故塞南岸而障河使東今南北俱強矣所以淮邳上下毒遭全河之害而爲運道憂也夫曹單鄆濟之間如鉅野梁山泊等處汙澤窪下昔人於此以瀦河也自荆隆等口重堤以障之則河水不得上溢於鉅野梁山之間而無所瀦矣孫家渡及蘭陽趙皮寨昔人於此以分河也自決口填闕棄而不治則河水不得南入於渦淮而無所分矣旣無所瀦又無所分洪河萬里又會番漢川澤之流而迫束

於二洪之間以激其怒此不盡吞邳睢化而爲溟渤
焉未已也故今日治河唯開趙皮寨口濬亳泗歸宿
舊渠而已而議者有欲分沁水入衛以殺河患者有
欲於陽武上下開一河引河入衛者夫河於四瀆中
爲最大分沁若牛之一毛折一支而欲以殺河是猶
以掌堙也若白河非黃河比也而底多淤沙衝決遷
改頗與黃河同或謂令每運舟自擁兜杓三四五具
遇淺即濬此亦省費之一策要之白河甚廣沙故漫
漲以堅堤束之沙亦可以隨水而去有爲建閘之說
者謬矣若徐呂二洪之險自昔記之乃今則有異焉
全河東注深且二三丈水平石隱舟行不爲害以故

兩洪主事先後裁省去而統督於河北一郎中然是
洪東連齊魯北界魏趙南通江淮西接梁楚固敵國
必爭之地師行必據之險也况漕渠會通於此則係
國用者尤鉅又不當以水平石隱而易之矣然民唯
邦本今所治在運河而徐淮萬姓之墊溺中州千里
之汙萊將聽之耶曰運道原不煩治能疏導河流使
民得宅土處業則運道自安流也是故治黃河即所
以保運河保運河即所以治黃河而或惡黃河之害
也拂而障之是白圭以鄰爲壑而今且以吾中原爲
壑當事者可無戒哉

議疇耳剽

河渠書曰大禹導九河灑九澤功施於三代厥後榮

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衛諸國與淮泗會於
楚則河之合流於淮所從來矣漢興漕渠議數舉廢
河徙則渠不利也及瓠子決汎州郡築宣房其上乃
復禹舊跡焉宋元徙溢不常明金純導河經二洪南
入淮漕事乃定隆慶間高家堰決淮水東注入高寶
諸湖河躡淮後濁流西泝清口遂淤而崔鎮等處河
亦潰淮分則河不利也潘季馴大築歸仁隄翟家壩
約淮水入清口乃闢則淮之能亂河亦能治河所從
來矣語曰鏡已事者智不屈何必神禹之後更有神
禹乎高郵于漕渠僅處百里乃漕渠者高郵之大利
大害也高郵者又漕渠之大利大害也 黃河在山

陽以北由雲梯關入海不在州境之內自前朝末年
治河非人天妃閘口時有黃水過界首高郵漕河遂
淤阻碍運艘又或上流蔡家樓三义及歸仁堤等處
黃河決入洪澤湖衝入周橋翟壩入高郵湖漕堤必
潰其害極大必使淮黃合流淮在南河在北淮可敵
河河水不得南侵天妃閘內止有清水灌入運河周
橋翟壩總無渾水下注始利於漕

高郵州志

河之循太行而北入海也非自禹疏鑿始也岐伯靈
樞經以水配諸經絡而河位在丑屬足太陰脾經則
大陸逆河從古定勢特汨陳於鯀而禹始釐正耳漢
武瓠子之塞竹櫬石菑功費鉅萬光武時復決廷議

謂河不當塞游波往來將復九河故道後河果析爲
八以北而千餘年陽侯不驚塞與不塞其效昭昭矣
特漢時河徙不過破民廬舍而今爲輸輓要津百萬
仰哺泗陵東北淮河合襟溢則嚙陵涸則妨運顧此
失彼掣肘可知故治河者當熟察利害知其勢相因
而又知其本末不相涉使陵自爲陵運自爲運則河
不言治而治矣夫運河上資泲汶下資淮泗不藉河
力自河水決入而長慮者有狼兵除寇之喻泗陵淹
迫亦淮之溢而非河咎也夫地有高卑水有源委高
寶汎光淮之委也往者潘公議築高堰固借清淮以
滌濁河之沙而減水諸壩通流如故泗陵無虞比來

層堤累建勺水不通源委隔絕遂成橫流倘追倣初
制稍裁隄防限以斗門使洪流不至下決而清流歸
其故則雖有百河不能侵泗陵矣夫蠱之難療也與
雜病俱也良醫洞識標本先已其旁疾而後專理元
氣庸醫一劑之內攻補雜施且左右驚而不支也

袁儼

續備考

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
塞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
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
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爲我國家
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

邗溝達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
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牐者即元史所謂會
元牐也泗沂沭汶諸水畢會於此而分流於南北北
至安民山入於新河地降九十尺爲牐十有七而達
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牐二十有一
而達於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
而南至於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於海
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於南京自是而北至於
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於海沂流而上
由白河抵潞而達於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
來之沁有自琅邪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

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牘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於南恃此運河以爲命脉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牘於此乎盡衆流於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爲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屯兵以爲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 黃河發源於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

西域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爲運道會
泗沂之水壇蛻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
淮而東經安東縣以入於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
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
蘇則資茗霅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漂諸山之水至
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
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澁云自瓜儀至淮安則
南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
淮黃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
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江閘則資黃河與山東
汶泗之水由鎮口閘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